

奇情 · 悬疑 · 推理

# 海 谍

● 三毛 主编

● 陈绍鹏 译

● 华文出版社



阿嘉莎·克莉丝蒂侦探小说丛书

4

● 克莉丝蒂探案丛书·4 ●

# 海 谍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陈 绍 鹏 译

三 毛 主编

华 文 出 版 社

1990年·北京

责任编辑: 田 耕

封面设计: 冯光美

谍 海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陈 绍 鹏 译

三 毛 主编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字数 158 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7—5075—0060—8 / I · 28 定价: 2.90 元

## 内 容 简 介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间谍组织第五纵队潜伏在英国海陆空军及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门内。英国情报部门特意邀请已退休的毕赐福夫妇协助破获。他们夫妇俩奉命来到敌人的秘密联络点——利汉顿的逍遥宾馆。按照越是狡猾的敌人越善于伪装的常理，他俩的注意力集中在精明的女店主和一位年轻的德国难民身上，但苦于拿不到证据，他们设计引蛇出洞，不料却中了敌人的圈套……。

## 编 者 的 话

作为文学中的一个独特品种，仅以它在全世界拥有的无可数计的读者，侦探小说就有资格在世界文学的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英国阿嘉莎·克莉丝蒂凭她一生中近百部侦探小说创作而引起世界众多读者和中国读者的注意和研究。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作家爱伦·坡是西方侦探小说的始作俑者，然而侦探小说真正蔚为大观却是在西欧。可以说，从柯南道尔笔下出现了瘦削冷峻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从克莉丝蒂笔下出现了长着蛋形脑袋的赫邱里·白罗；从西默农笔下出现了同样叼着烟斗的梅格雷。当然，还有那亦侠亦盗的亚森·罗平；以硬汉派风格出现的詹姆士·邦……以至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风靡一时，甚至使众多的读者着了迷。

不能不承认这是侦探小说的成功，尽管人们把它列入通俗文学一类，它仍然拥有今天的读者。尽管柯南道尔、克莉丝蒂已经成为逝者，但他们仍然活在他们的作品中而周游世界，和广大读者见面。

克莉丝蒂善于用曲折的情节、奇特的悬念，出人意料结局来调动读者的兴趣，并以她优美流畅的文笔，幽默简洁的对话，尤其是那巧妙地流溢在

紧张破案中的女性的柔情而独占胜场。读她的作品，是一种消遣，是一种享受，或许对提高您的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也将有所助益。因此，我们愿意在这里系列地把阿嘉莎·克莉丝蒂的作品介绍给您，使您能够继续乘着“东方快车”，沿着“尼罗河”畔去进行一次扣人心弦的旅行。

这本丛书，是我社与台湾出版业合作与交流的项目之一，此次出版，除在书中增加编者的话和重要人物介绍外，基本以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选编的原貌呈献给大陆读者，希望您能喜欢。

## 出版缘起

三毛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到中国来，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中国，她的作

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著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著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 主要人物

唐密·毕赐福——英国退休军官，化名麦多斯，为英国情报部从事反间谍工作。

秋蓬·毕赐福——唐密的妻子，化名布仑肯太太（普垂霞·布仑肯），为英国情报部从事反间谍工作。

葛兰特先生——英国情报部反间谍机构的官员。

普林纳太太——利汉顿逍遥宾馆女店主。

布列其雷少校——逍遥宾馆房客，英国陆军退休少校。

卡尔·德尼摩——逍遥宾馆房客，德国难民（化学研究生）。

冈顿小姐——逍遥宾馆房客，一位老处女。

凯雷夫妇——逍遥宾馆房客，一对商人夫妇。

斯普若太太——带着两岁的小女儿白蒂住在逍遥宾馆的年轻妇人。

欧罗克太太——逍遥宾馆房客。

海达克中校——逍遥宾馆的邻居，退休海军中校。

亚伯特（亚伯特·巴特）——唐密的朋友，鸭狗酒馆老板，曾为英国情报部工作。

德波拉·毕赐福——唐密的女儿，在英国情报部的密码部工作。

东尼·马斯顿——德波拉的同事。

德立克·毕赐福——唐密的儿子。

# 第 一 章

## —

唐密·毕赐福在公寓过厅里把外套脱下，相当小心的挂在衣架上。他的动作很慢，帽子也很小心的挂在旁边的钩子上。

他的妻子正在起居间坐着，用土黄色的毛线织一顶登山帽，他端端肩膀，换上一脸果敢的笑容，走了进去。

毕赐福太太迅速的瞥他一眼，然后，又拼命的织起来。过了一两分钟，她说：

“晚报上有什么消息吗？”

唐密说：“闪电战来了，万岁！法国的情况不妙。”

“目前的国际局势非常沉闷。”秋蓬这样说。

一阵沉默，然后，唐密说：

“你为什么不问我呀？不必这么圆滑嘛。”

“我知道，”秋蓬说：“圆滑的态度要是让人看得出，实在是有些令人不快的。但是，我要是问你呢？你也会觉得不高兴。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不需要问，一切都摆在你的脸上了。”

“我还没觉得自己已经露出郁郁不乐的样子了。”

“亲爱的，不是的。”秋蓬说：“你的脸上有一种倔强的笑容，望之令人心碎。这样的笑容我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呢。”

唐密咧着嘴笑笑说：

“哎呀，真的那样糟吗？”

“还不止如此呢！那么，还是说实话罢。事情不成功

吗？”

“不成功。他们那一种职务都不需要我，告诉你罢，一个四十五岁的人，要是让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像一个走都走不稳的老头子，这可有点受不了。海、陆、空、外交部，都异口同声的表示：我已经老了。以后，‘也许’会需要我。”

秋蓬说：“那么，我也是一样。他们不需要像我这种年纪的人担任护理工作。‘谢谢你，我们不需要。’像我这样，自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八年担任过各种工作的人，反而无事可做。我在外科病房和外科手术教室当过护士，也当过贸易行的货车司机，后来还当过一位将军的司机。这几种工作，我可以确切的说：都是成绩优异的。但是，他们宁愿雇佣一个从来没见过伤口，也没有消毒经验的黄毛丫头。现在，我是个又可怜又讨厌的中年妇人。这种人照理该安安静静坐在家织毛衣的，可是，我又不屑于这么做。”

唐密忧郁的说：

“这场战争实在要命。”

“打仗已经够惨了。”秋蓬说：“但是，连参与其中担任点工作都不许可，简直是最惨了。”

唐密安慰她道：“啊，无论如何，德波拉已经有工作了。”

德波拉的母亲说：“啊，她还好，我想，她也能胜任愉快。但是，唐密，我比起她来毫不逊色。”

唐密咧着嘴笑了笑。

“她可不这么想。”

秋蓬说：“女儿有时候实在是令人难堪的，尤其她老是对你那么孝顺。”

唐密低声说：“小德立克按月给我钱用，实在有些令人难

堪。一看到他那‘可怜的老爸爸’的表情，就觉得很难过。”

“其实，”他的太太说。“我们的孩子虽然都很好，也很能惹人生气呢。”

但是，一提到她那对双生儿女：德立克和德波拉，她的眼中就露出温柔的光辉。

“我想，”唐密若有所思的说。“我们自己很难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中年，已经过了有作为的年龄了。”

他的太太愤怒的哼一声，抬起她那光亮的褐色的头来，扯得膝上的毛线团直打转。

“我们真的已经超过有作为的年龄了？或是大家都在暗示我们，说我们不中用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以前也没有什么作为。”

唐密说：“恐怕是的。”

“也许是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以前的确认为自己是不起的。可是现在，我渐渐感觉到，仿佛过去的一切实际上并没那回事。有吗？唐密？你以前打破过脑袋，并且被德国间谍绑架过；我们追踪过一个凶恶的囚犯，结果终于捉到他；我们救过一个女子，获得了重要的秘密文件；后来同胞们都向我们致谢，致谢我们，我和你。这一切不都是真的吗？可是现在，现在却让人看不起，谁也不需要我们。这就是毕赐福先生和毕赐福太太的下场。”

“亲爱的，好了，别说了。这是与事无补的。”

“可是，”他的太太忍住眼泪说。“我仍然觉得对卡特先生非常失望。”

“他给我们写了一封很亲切的信呢。”

“他并没有想法子——甚至于没给我们一点儿希望。”

“这个——他近来也不任公职了。像我们一样，年纪也不小了。现在住在苏格兰钓鱼。”

秋蓬不满意的说：

“他们可以让我们在情报部做点事呀。”

“我们也许不能胜任，”唐密说。“也许，现在没那种胆量。”

“谁晓得，”秋蓬说，“我们的感觉还不是一样。但是，就像你所说的，要是到了——”

她叹口气又说：

“但愿我们能找到一样工作。一个人要是空闲时间太多，只会瞎想，实在要不得。”

她的视线暂时投射在身着空军制服的年轻人的照片上。像中人咧着嘴微笑的神气，和唐密笑起来的样子，一丝不差。

唐密说：

“一个男人遇到这种情形更糟。女人毕竟可以织毛活——帮忙包扎东西，或者在军中福利社帮忙。”

秋蓬说：“这种事情，我再过二十年再做也不迟。我还不算老，怎么能安于这种工作。这算什么事呢。”

门铃响了，秋蓬站起来，他们住的是一个厨房仆人都公用的小公寓。

她开开门，看见一个男子站在门前的鞋擦板上，此人宽肩膀，红面孔，上唇上蓄着浓密的金黄色的胡子。

“毕赐福太太吗？”

“是的。”

“敝姓葛。我是易山顿爵士的朋友，他叫我来看望您和

毕赐福先生。”

“啊，好极了，请进。”

她领他到起居间来。

“这是外子，这是，哦，卡普吞——（Captain——）”

“密斯特（Mr.）。”

“密斯特葛。他是密斯特卡特——哦，易山顿爵士的朋友。”

前任情报部长的化名“密斯特卡特生”因为叫惯了，所以脱口而出。这比他们老朋友的官称更亲切。

他们三个人谈了几分钟，状极愉快。葛兰特是个漂亮人物，态度平易近人。

不久，秋蓬就走出去。几分钟以后，她拿了一瓶白葡萄酒和几只玻璃杯。

过了几分钟以后，当谈话暂时停顿的时候，葛兰特先生对唐密说：

“听说你在找工作，是吗？”

唐密的眼睛里闪着热切的光芒。

“是的。难道——”

葛兰特哈哈大笑，然后摇摇头。

“啊，不是那样的事。那样的工作恐怕要留给年轻活跃的人担任，或者给那些有多年经验的人担任。我能建议的，不过是乏味的工作，坐办公厅，文件处理，把文件用红带子扎起来，分门别类的归档，就是这一类的工作。”

唐密的脸上露出失望的样子。

“哦，我明白。”

葛兰特鼓励他道：

“啊，这个——总比没有强些。总之，你有空时来我的办公厅谈谈。我在军需部，第二十二室办公。我们会为你安排一个工作，”

电话铃响，秋蓬拿起听筒来。

“哈罗——是的——什么？”对方带着激动的情绪叽叽的叫着，秋蓬的脸色变了。“什么时候？啊！亲爱的——当然——我马上就来……”

她把听筒放下。

她对唐密说：

“是毛琳打来的。”

“我想就是她——我可以听出是她的声音。”

秋蓬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葛兰特先生，真抱歉——我必须到这个朋友那里去一趟。她跌了一跤，扭伤了足踝。家里除了小女孩以外没有别的人，我得去替她料理一下，还要替她找一个人来照顾她。请原谅。”

“没关系，毕赐福太太，我很了解。”

秋蓬对他笑笑，把沙发上的一件外衣拿起来顺手穿上，便匆匆忙忙走了。然后，听见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唐密为他的客人斟上另一杯白葡萄酒。

“谢谢你。”客人接过杯子，默默的啜了片刻。然后，他说：“你知道，尊夫人让人家电话叫走，倒是一种幸事。这样就可以省不少时间。”

唐密瞪着他，莫名其妙。

“我不懂。”

葛兰特从容不迫的说：

“你知道，假若你要是到我们部里来见我，我就有权力向你建议一种工作。”

唐密满脸雀斑的脸上，又慢慢露出红色来。

他说：“你难道是——”

葛兰特点点头：

“易山顿建议你担任，”他说，“他对我们说，你是这个任务的适当人选。”

唐密深深的透了一口气。

他说：“告诉我罢。”

“当然，这是绝对要守密的。”

唐密点点头。

“即使是你的妻子，都不可以让她知道。你明白吗？”

“好罢。你要是这么说，我当然从命。但是，我们夫妇以前一同担任过这种工作。”

“我知道，但是，这一次的任务完全要你一人担任。”

“哦，好罢。”

“表面上，你是接受政府的委派——像我方才说的一样——担任坐办公厅的工作——在军需部驻苏格兰的办事处工作。你服务的地方是一个禁区，你的太太是不可以一块儿去的。实际上，你要到一个迥然不同的地方工作。”

唐密只有等他说下去。

葛兰特说：

“你在报上看到第五纵队的消息罢？你可以知道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无论如何，你总可以了解一些粗枝大叶的情形。”

唐密低声说：



“就是内部的敌人。”

“一点儿也不错。毕赐福啊，这次大战是在乐观的气氛中开始的。啊，我所指的，并不是那些真正知道敌人厉害的那些人。因为那些人深深的知道敌人的工作效率多高，空军的实力多强，决心多大，作战计划多周密，各部门的配合多么协调。其实，我们始终明了我们所遭遇的是什么样的敌人。我所指的是一般的人，也就是那种心肠好，可是头脑糊涂的民主人士。他们都是一脑门子如意算盘。他们相信德国是会崩溃的，他们以为德国国内将起革命，他们以为德国的武器都是铅制的，同时，他们的兵士都是营养不良，要是想进军的话，一开拔就会跌倒。他们所相信的都是这一套。这就是所谓：如意算盘。

“不过，这次大战并不是那样的。这次战争一开始就不乐观，以后每况愈下。不过，弟兄们都是好的。无论是军舰上、飞机上、或战壕里的弟兄们，都英勇非凡。但是，我们的管理不好，而且缺乏充足的准备——这也许是我们本性上的缺点。我们并不需要战争。我们并没有认真的考虑到作战问题，并且，我们并不善于准备战争。

“最惨痛的经验现在已经过去，我们已经改正我们的错误，我们已慢慢的将适当的人选布置到适当的岗位。我们渐渐懂得如何作战了。同时，我们是能打胜的，这一点，切不可认错。不过，只要我们一开始就败北才行。打败仗这种危险，并不是由外而来的——不是德国轰炸机的威力造成的，不是由于德国夺取中立国，因而占了进攻优势的关系——而是我们内部的敌人所造成的。我们的危险，就是古代特洛伊城的危机——就是我们城墙以内的木马。你要高兴的